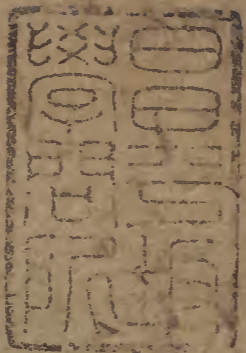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屬事

十五之六



漢書門			
一	二	三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七四	八三五	漢
函	一五八	書
二二	冊	號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358
冊數	10	( 8 )
函號	274	156

共十卷  
廿五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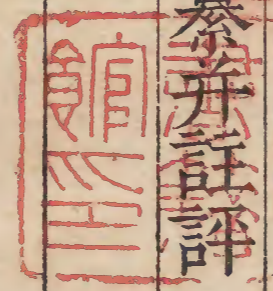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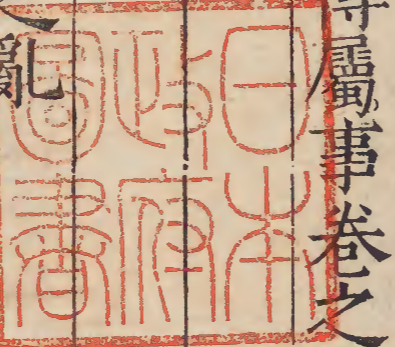
吳郡後學傳遜纂并註評

衛州吁之亂

隱公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滑叔段之子段亂滑

奔衛衛為之伐鄭廩延故鄭為討之

三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

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此因桓公弒追紀其始得臣齊太子震長男在東太子宮居焉稱其妹明嫡女也。碩人詩衛人憫莊姜美且賢見弃無子而作媯陳姓厲戴皆謚桓公雖子於莊姜未定為太子嬖人賤而愛石碻衛大夫言欲立州吁宜早定否則緣寵構禍是階之也。既驕而復降。

必忿憾而輕身以造亂。眄安重也。大小亦班列也。老致仕。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

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眾也。

州吁弑逆，如碏言，時諸篡立者

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求此寵而構宋以脩怨。於鄭，欲以此內和其民，怨謂前伐君害，謂子馮事見木殤之弑，賦兵賦眾，仲魯大夫，焚柰也。恃兵則民殘而眾叛，安忍則刑慘而親離，餘見隱公攝國，徒兵步卒兩會，諸侯伐鄭而民猶未和，厚復為謀之於父，碏以覲王，因使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請蒞請衛人自臨討之，右宰，衛官，名醜，宰，石氏之宰，名孺，羊肩，濮，今山東濮州，碏一以公義而不少牽於私，故曰純臣，宣公，名晉。

五年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

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牧衛邑。燕南。燕足。繁。駕。鄭三卿。曼元。

二公子。北制。河南。汜水縣。一名虎牢。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

也。邾國。

桓公三年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不盟也。蒲，衛邑。今為北直

隸長垣縣治。

### 惠公竊國

桓公十六年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

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

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

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弃父之命，惡

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

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

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

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夷姜，宣公庶母。上淫曰烝。左右，因左右媵之子。

以為號，屬屬，使立之。縊，失寵故。宣姜，宣公所取急子之妻。構，構會其罪。莘，衛地。今山東莘縣。黔牟，群公

子。惠公朔也。衛宣於桓公十二年卒。此因朔奔而追記其事。

十七年春，盟于黃，且謀衛故也。

莊公五年冬，伐衛，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

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

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

枝百世甯跪衛大夫宥之以遠曰放。傳以人臣立君猶人植木必度其本之宜立與否又度其末

之終能盛強與否於是適其可立之節而立焉斯能固其位衷節適也使其本之宜立與否猶不知固不

與謀矣或其本雖宜立而度其枝之不能昌亦不犯難而強為之詩大雅言文王本枝俱茂故蕃滋百世

今黔牟雖或可立而孤弱寡助終至危亡故以二公子為不度本或以賢或以分或以年主扶之者眾能

有成無敗也○朔惡極矣二公子討其罪而立黔牟義之敗也

類論人敗如此

### 文公定狄難

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

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

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

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

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

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

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

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

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

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

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

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

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

甲士三千人以戍曹衛自宣公淫穢亂國懿公以玩好繼之遂致滅之衛都河北古

朝歌地今為衛輝府而今真定永平等地時多為北狄所據遂得入其國軒大夫車寵鶴過甚故乘

軒北直隸長垣縣有鶴城其養鶴所也莊子名速玦玉玦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繡衣取其

文章順序皆以之守御右前驅後殿皆以之戰雖臨事而戒然失民有素故無及熒澤衛地今河南滎

澤縣師之目在旗既敗而去之衆得奔免不去故偕死云敗而不可收革龍滑禮孔皆衛大夫夷狄畏鬼

故誑言先當白神乃告守者使速行守者石甯二大夫衛將東走渡河而南狄復追敗之惠公年十五六

故曰少昭伯惠公庶兄子頑烝於宣姜而生男女五人牆有茨詩云公子頑通於君母即其事也適齊避

衛難也宋桓以其夫人故迎衛敗衆復畏狄夜渡河共滕衛二別邑廬舍也曹亦衛邑戴公名申立其年卒而文公立載馳衛風穆夫人痛衛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此詩以言志無虧桓公子餘詳見齊桓公

伯僖之二年封衛于楚丘衛文公大布之衣大

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封齊桓封之大布麤布大帛厚縵以敗亡

後故敦樸儉務材務蓄材木以立門戶宗廟宮室廬舍訓農訓飭農事服田力穡通商通達商旅林遷有

無惠工加惠百工賴其器用敬教敬重五教勸學勸勉士人力學授方授百事之宜任能任才能之人革

車兵車三十乘其衆十倍也文公招懷迸散故能致衆如此

僖公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

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

燬請從焉衆不可而

燬請從焉衆不可而

後師于訾婁狄師還菟園訾婁皆衛邑今北直隸長垣縣西北有訾婁城燬

文公名公以國讓懷柔國人而後出師狄見其衆和故退而邢獨留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

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

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

師興而雨

二十年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

邢

二十四年冬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

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

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衛文雖多難興邦邢雖無道取滅而以同姓故猶必

名之禮至逞詐以蔑親不知耻而反銘功於器

甯武子弭晉難

僖公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

狄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

人與之塊難驪姬之難五鹿衛地大名府東有五鹿墟為與塊之所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於晉詳見晉文公之伯

二十八年春晉侯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



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衛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

不卒戍也。

衛侯，文公子成公也。斂孟，襄牛，皆衛地。詳見晉文公之伯。買，字子叢。衛楚昏，魯與楚且素善，衛因其被伐，使戍之。見楚弱，晉強，乃殺叢以謝晉。又恐楚罪復以不卒戍歸叢，以解于楚。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巳巳，晉師陳于莘北。楚師敗績。

詳見晉文公之

伯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

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

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

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欲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諡夷，奉攝君事也。咺被愬，子殺。

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諡夷，奉攝君事也。咺被愬，子殺。

而猶不廢命亦忠也。晉以叔武受盟，故歸衛侯。甯武子名俞，宛近濮水，在北直隸長垣縣境，舊有宛亭，不協。謂君欲與楚，國人不欲也。衷中也。牛曰：牧馬曰圉，相及以惡相及也。武子恐國人以出君為罪，故盟以居者行者其勞均。聞之，知無罪，且心服，故不貳。衛侯有疑於叔武，故先入。甯子恐有妄殺，先為擁衛之圖，因與長詳同乘入，致叔武速出，為前驅探衛侯意，射殺之，而不及救。公雖枕哭其尸，殺歛犬，而元咺猶奔晉，翹之。長詳歛犬。冬，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刑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餪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而三子詞屈。故囚衛侯深室，囚室之深者，甯俞忠慮專親其飲食，以橐乘餪而納焉。瑕，公子適。

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欵，冶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欵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廛辭卿。文公怨衛侯深罪不至死，故使酖之。衍，醫名。甯俞視衛侯食，故得賂醫薄酖。雙玉曰：穀，儀。瑕，母弟。服，卿服。欵死，廛懼咺等為崇，遂辭卿。

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父

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

命。晉猶怨衛。故不救其患。帝丘。顓頊之虛。今北直隸開州東。有顓頊城。滑縣東北。有帝丘城。相夏后

啓之孫。亦居之。享祭也。歆猶享也。言祀鄩夏後。自當祀相。帝丘。父不祀相。非衛所絕。諸侯受命。各有常祀。

相非所命也。請改祀相之命。

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

狄盟。○武子之忠一也。夫子以知愚二之。固自夫人之見云耳。其所謂知者。豈非乘時遇主。籌畫

決奇。以匡寧其家國乎。且文公時。衛亦多故矣。武子安能養晦以自逸也。魯史載諸國事多畧。遂不少概見。惜哉。噫。其論相祀。尤能據

正守禮。而不媚神于邪矣。

孫甯廢立

成公七年 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

侯如晉。晉反戚馬。林父。良夫子。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晉。隨屬晉。因衛朝而反之。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

夏。衛侯既歸。晉侯使卻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

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

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

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強見。欲歸之也。定姜。定公夫人。同姓。

之卿曰宗卿。達大國必見伐。故亡。復復其位。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

子立敬妣之子衎。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

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

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烏呼。天禍



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宣諸戚而甚善晉大夫。成子。孔達。孫惠子。名殖。皆衛卿。敬姒。定公。妾。衛獻公名。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鱗。衛母弟。時已見其賢。寘戚謀自保。善晉求以為援也。

襄公七年冬。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文子。林父諡。穆子。豹諡。叔以氏稱。穆子言魯衛之君敵體共登。孫子臣。自宜後。悛。懼而改也。詩召南。委蛇自得。

貌從順也。衡。橫通。不順也。言詩人美大夫之自得。以順于道也。林父不順道而有自得之意。必毀折矣。

十四年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曰。盱。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二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

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

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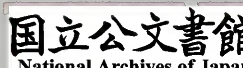
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獻公無道，陵侮大臣，戒食，勅戒朝。盱，晏也。從從公于圍，皮冠，田獵之冠。見大臣宜釋，既不釋，又不與食，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為亂。太師樂大夫辭以不可。師曹樂人憾公橫鞭，既歌復誦，欲削即解以報之。先作亂，弑妻。子伯玉名瑗，衛賢大夫，奸犯也，愈勝也。言逐君更

立，未知能勝于今否。近關出，避亂速也。螭伯皮，三子。衛群公子，疑孫子，故盟之丘宮。近戚地，子展、衛侯弟。子行，亦羣公子，使請與前三子皆被殺。鄆，阿澤，皆衛地。郵，今屬山東濮州阿澤。今鉅野有大澤，公徒既敗，鄆人復執之。時孫氏再殺君使，復追敗公徒，其惡已極。而國人皆為之用，佗與差為孫氏逐公，丁為公御，子魚差字，以背師與戮權之射，猶為得禮。故發二矢以示之禮。鞬，車輓卷者。佗不從丁學，故言遠。獨還追丁，丁射佗，貫其臂。子鮮，縛字。告于宗廟，姜以公罪三，而以無罪告。故譏其誣神，瘠厚成叔名執事。指衛諸大夫，弔恤下。敏，達禮。增淫，增其淫。慝，發洩。以逐君也。大叔儀衛大夫，大貺，謂愍恤之也。邾，齊所滅。邾國以寄衛侯，而乃以其糧歸。貪也。穀，衛大夫以其從君，故欲殺之。穀言初從君，今悔之，不以為悅。狐裘，羔袖。喻已暫從君，即歸國。善多而惡少也。剽，穆公孫聽命。聽會盟之命。弔，生曰：唁。子展先奔齊，輓，推。以車喻。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



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芻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諉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

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師曠樂師貳卿佐側室支子貳宗小宗也賞謂稱揚匡正也補補其愆過察察其得失史太史君舉則書瞽者以詩為諷刺工樂人誦箴諫之辭規正誨諫也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如踊貴履賤是也獻藝各獻技藝以喻政事夏書胤征適人行人之官木鐸木舌金鈴徇于路求歌謠之言官師眾官師眾也自相規正執藝即獻藝也有之有適人之事○師曠因問盡言其意深矣尤冥會乎天地愛民之心書一通以置人主座隅殊勝乎仲長統之秋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



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問衛故。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諡素善孫氏。故陰庇之。史佚。周武王太史重而撫。謂重不可移。就安撫之。仲虺。湯相。待時。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定衛。定立剽也。

十七年春。衛孫蒯田于曹。遂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

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

晉。田曹。遂。越竟而田。重丘。曹邑。詢。罵也。厲。惡鬼也。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

留。為曹故也。長子。純。留。晉二邑。今屬山西潞安府。

十九年冬。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廢

其本。必不有其宗。石共子。名買。悼子。買之子。石惡也。廢。什也。

二十年冬。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

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

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

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名喜。

二十五年夏。晉侯使魏舒。死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

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秋。衛獻公入于夷儀。魏舒。

宛沒。晉二大夫。夷儀。時屬衛。晉愆衛侯失國。使衛分以處之。崔子。名杼。止其帑。以為質。五鹿。衛地。冬。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

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

戚。謀定衛也。問衛故。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諡素善孫氏。故陰庇之。史佚。周武王太史重而撫。謂重不可移。就安撫之。仲虺。湯相。待時。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定衛。定立剽也。

十七年春。衛孫蒯田于曹。遂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田曹。遂。越竟而田。重丘。曹邑。詢。罵也。厲。惡鬼也。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長子。純。留。晉二邑。今屬山西潞安府。

十九年冬。衛石共子卒。悼子不哀。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必不有其宗。石共子。名買。悼子。買之子。石惡也。廢。什也。

二十年冬。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悼子。名喜。



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衛侯或聞甯氏父子

語。故使與言復國。文子。大叔儀諡。詩。小雅。言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及其後也。思終。思使其終可成。思復。思使其後可復行。書。周書。蔡仲之命。詩。小雅。甯氏出自武公。至喜九世。

二十六年春。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

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馬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

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

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獻公知鱗為國人所向故使為已求復以公無信故辭不獲命以母命不獲辭也穀前弃君而歸者得罪兩君謂前出公將弑剽也畜容也猶夫人其為人猶故也多能亡言子鮮踐言多不過能出亡耳弗可已以受父遺命也嘉襄文子二子伯國襄字喜乘其父兄不在攻之出舍以不克欲奔既而復乘其喪以克子叔剽字○傳以弑君罪甯氏固矣獨以專祿罪孫氏義未悉也豈逐君之罪輕於據邑乎○頷點其頭衍驕心易生接逆者其禮漸倨又使責讓大叔儀不在心不在我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

之圍雍鉏獲殖綽復愬于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十二月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侵戚以林氏戚東鄙地殖綽齊士時來在衛厲惡鬼從逐也圍衛地雍鉏孫氏臣疆正其疆六十六十并衛侯如會晉將執之不與于會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字使之先執二子以歸復執衛侯士弱主獄大夫○傳以不書趙武爲尊公斷不然也必以爲臣討君而貶武明矣○齊鄭欲共請衛侯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景子國弱諡蓼蕭詩小雅以澤之遠及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

及諸侯。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子授子之  
祭兮。言不敢違遠於晉。向以二詩。義各不同。故拜二  
君異辭。私語衛罪。以其殺晉戍也。轡之柔。逸詩。見  
周書。義取寬正。以安諸侯。若柔轡之馭剛馬。將仲子  
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言衛侯雖別有罪。而衆人猶  
謂晉爲臣執君。然衛侯竟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  
重譏。○孫氏世藉晉庇。以逞逆節。罪無論矣。晉君每  
獨不爲身慮耶。噫。平不足責也。至悼而已。然傷哉。

二十七年春。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  
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  
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  
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  
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

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  
二。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  
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  
難乎。且鱣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  
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  
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  
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  
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  
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

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

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喜以子鱗言。遂專衛政。免餘無地。皆衛臣。免餘定謀。

使二子攻甯氏。皆死。公出亡時。臣父爲孫氏所殺。故云父子既而免。餘復自攻殺之。石惡盡哀於喜。欲奔以既受命。故會宋。子鮮以信刑皆失。且已使奔。誓不還。坐不鄉。卒不仕。恨公負言極也。木門。晉邑。從之。從其職事。則昭已乃以欲仕出。情無由。禮。日月已過。聞喪追服。曰。稅。諸侯絕期無爲。兄弟追服之禮。如而服之。媿身。漸痛之深也。免餘既殺喜。復辭邑讓賢。六十者。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也。惠子臨媿。耻逐君而甘餒鬼。亦足悲矣。喜受父遺命以納亡君。情可原也。而乃繼之以專。斯招戮矣。使既納君。而恭恪自守。政不與焉。庶幾其免乎。然出一君。弑一君。必無自全之理。斯蓋蠱之。莫能幹者歟。

二十八年夏。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惡之罪。

不及不祀。故曰禮。

不及不祀。故曰禮。

二十九年夏。吳公子札來聘。適衛。自衛如晉。將

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

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

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是年五月。獻公卒。未葬。而林父

擊鐘奏樂。故札云云。林父之惡極矣。而亦有節焉。可錄。其免於討也。或以是故乎。

昭公七年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

衛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

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

貳。詩曰。鷓鴣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

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襄公。獻公子。名惡。詩。小雅。鷓鴣。誰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威畏也。言有死喪。兄弟宜有懷思。弔。相恤也。言兄弟懿親不睦。則於人皆無相恤之意。近者猶不附。况其遠乎。嗣。新君也。

靈公之立

昭公七年秋。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齊惡。衛大夫。簡公。王卿士。陟。登也。恪。敬也。叔父。謂襄公。命。如今之哀策。二圉。周之先。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衛襄

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於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三三。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

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

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姜氏諡宣嬖人賤而寵者成子衛卿孔達之孫

名烝鈕元子孟絜弟後為靈公夢時未生羈烝鈕子史苟史朝子協合也不良跛也成子兩筮立元立絜孰吉元得屯震下坎上絜得屯之比坤下坎上初九變也朝以為元亨為吉成子疑元為年長非以名也朝謂絜跛非全人將不得在宗人之列豈可復謂長乎且以卦辭決之言利建侯嗣子既吉何建之有言建則非嗣矣屯比二卦皆有建侯之文明元非長而宜立也武王伐紂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故曰武王所用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故可

二十年夏六月衛公孟絜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

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鼂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



春秋左傳卷之五十一  
使華齊御公子孟宗魯駮乘及閔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閔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駮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駮駮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

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擗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



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  
 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  
 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  
 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  
 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  
 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  
 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蓋不  
 義不犯非禮孟縶以公兄故繫以公豹齊惡子為衛  
 不長故有役則以官邑還之喜圃皆衛大夫宣姜靈  
 公嫡母淫于朝因以共亂宗魯豹友見薦達也名善

名言子假我以善名故親我信不信也言已逃難使  
 子言不信周猶終竟也平壽衛下邑有事祭也蓋獲  
 衛郭門齊子氏豹也以帷蔽其甲祝鼃豹黨當門要  
 其前一乘亦如前車實戈於薪尋其後華齊亦豹黨  
 闕曲門中宗魯蔽公孟傷而與俱死公下邑聞之乘  
 驅以速入慶比公南楚華寅衛三臣貳車公副車鴻  
 駟雅亦衛臣復就公乘四人共一車公復出避諸臣  
 力扈從之寅肉袒示必死執蓋當侍從之闕以蔽公  
 既閉郭門以距追者復踰門出以從公死烏衛地析  
 朱鉏黑背孫青齊頃公孫將事行聘事也阿下親附  
 而卑下之欲就地行聘也不敢斥尊故曰執事貳違  
 命也受聘當在宗廟故云宗祧以止之乃請青見青  
 辭不獲若已致君命則享有庭實有私覲今為未致  
 使故但以良馬衛侯喜青敬已為乘馬以貴之振夜  
 行除死免死也燎設火燎以守備北宮子喜也渠子  
 召喜同叛因其宰不與謀即殺渠子滅齊氏公以喜  
 始亂終變正故先盟之朝等四人皆齊氏黨殺宣姜  
 以淫亂故喜緣是得先死賜美諡朱鉏以徒行從亦  
 豫諡又予墓田子石青字言其有禮苑何忌齊大  
 夫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琴張孔子弟子名宰慕宗

魯故將弔。夫子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繫所以見賊。皆由宗魯。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許豹行事。是受亂。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去。是病身於邪。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二心事繫。是非禮。

莊公出公父子爭國

定公十三年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鮑而告之史鮑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鮑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

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為亂

文子名發欲公臨其家以受享史鮑史魚也臣

能盡臣禮戍文子子與與於禍夫人黨如宋朝之徒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犬子蒯聩獻于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犬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犬子犬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聩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犬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犬子告人

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南子，宋女，朝宋公子。舊通南子，因在宋呼之。蒯瞶，靈公太子，孟邑名。婁緒，求子豬，喻南子。

艾豨，老牡豬，喻宋朝速太子家臣。見其色，見太子之色變也。戕，賊也。以信義言，使義可信，不必信言。

哀公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

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綏，八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子南，靈公子郚也。僕，御也。無子，蒯瞶奔故，三揖，卿大夫。士，郚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君乃私命，必不從。適為辱，異立，意不同。輒，蒯瞶之子，出公也。宵迷，夜行迷道。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今在北直隸開州城北七十里，有戚城，傳謂納蒯瞶於此。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纒者，始發喪服，詐為衛人逆太子，故衰經。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中山，鮮虞也。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

其初妻之娣，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



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  
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  
魍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  
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鄆葬於少禘初晉  
悼公子愁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大叔懿子止而飲  
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  
云衛人翦夏戊大叔疾子之子諡悼子子朝  
南子所淫者姊所娶之妹朝出出奔  
孔文子名圉犁衛地外州衛邑或淫疾或時往淫也  
軒車也獻獻于君二者奪妻奪軒也遺疾之弟孔姑  
文子女疾之妻也疾奔宋臣於魍城鉏魍私邑桓氏  
出魍亂而奔也詳見向魍之亂復復使疾還衛巢鄆  
少禘皆衛地傳詳疾之失所僕御也  
田獵也夏戊悼子之甥翦削其爵邑

十二年夏吳徵會于衛 秋衛侯會吳于鄆 吳人

藩衛侯之舍 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藩藩籬  
之以示

辱餘見越滅吳子之公孫彌  
牟從之固從夷之心固也

十五年 衛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姊生慄孔氏之豎

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太子在戚孔姬使

之焉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

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於

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

氏之老樂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



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豶從之。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父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子孔圉，文子，蒯瞶姊，孔伯姬也。悝，姬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請，良夫為之請。二人，太子與良夫，蒙衣，服婦人服，御御車，稱姬妾，自稱昏姻家妾，介被甲，輿豶豚，欲以劫盟。時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欒寧，孔氏老，季子，子路為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且飲食，不欲戰也。奉輒避其父，子羔，高柴，亦孔子弟子，仕衛，言政不在己，不須踐其難。季言食其祿，宜與其難，門焉守其門，繼之，言已必繼，悝攻太子，石乞，孟黶，瞶黨，冠不免，不使冠免在地。莊公蒯瞶也，故政，輒之，故臣，瞞成，褚師比，皆是也。先儒謂子路食輒之祿，為非義，然春秋時，欲擇君而仕，則唯不仕而已。故夫子不之非，而惟欲正名之急焉。但於此，輒已避父，而悝已奉蒯瞶矣，何用以身殉。

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父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子孔圉，文子，蒯瞶姊，孔伯姬也。悝，姬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請，良夫為之請。二人，太子與良夫，蒙衣，服婦人服，御御車，稱姬妾，自稱昏姻家妾，介被甲，輿豶豚，欲以劫盟。時孔氏專政，故劫悝，欲令逐輒，欒寧，孔氏老，季子，子路為孔氏邑宰，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且飲食，不欲戰也。奉輒避其父，子羔，高柴，亦孔子弟子，仕衛，言政不在己，不須踐其難。季言食其祿，宜與其難，門焉守其門，繼之，言已必繼，悝攻太子，石乞，孟黶，瞶黨，冠不免，不使冠免在地。莊公蒯瞶也，故政，輒之，故臣，瞞成，褚師比，皆是也。先儒謂子路食輒之祿，為非義，然春秋時，欲擇君而仕，則唯不仕而已。故夫子不之非，而惟欲正名之急焉。但於此，輒已避父，而悝已奉蒯瞶矣，何用以身殉。

之遊聖人之門而明義不及晏子惜也

十六年春。臯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聩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鄆武子。衛大夫。名肸。河上。還居君之祿次。方休。天之休方始。未復申戒之。夏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柩於西園。子伯

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於公。請追之。遇載柩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柩。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或以其車從。得柩於橐中。孔悝出奔宋。蒯聩因孔悝得國。乃復逐之。北直隸滑縣東南。境有平陽城。傳云。衛侯飲悝於此。納財賄也。夜遣者。慚負之。不欲令人見。悝載其母俱去。反柩使副車逐取廟主。西園。孔氏廟。柩藏主石函。子伯忘舊恩。而追殺載柩者。悝怪柩久不至。使公為反柩之。不仁人。謂子伯。言必勝之。許為果一發而殪之。車副車從。從許為也。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犬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犬叔。遺遺奔晉。夢嬖。以能占夢見愛。僖子。犬叔。遺也。託占夢上。而暗指遺為公害。公信而逐之。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

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豎從已，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輒之奔，盡以其寶行，故贖不得器。將密謀，故奔執火者而代之。亡君，輒也。擇其才，則立之。若不才，則廢之。而寶得豎，小臣。太子疾，恨良父為公謀，恐廢已立輒，故輿豎為盟牲，強盟必不召輒，并與公為期，以殺良父。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

殺之。衛侯以虎皮為幄於藉圃，求令名者以為吉兆。太子以良夫應之。甸，即乘也。四丘為甸。出車一乘，衷，中也。兵車一轅，二馬夾之。其外更有二駿，是為四牡。今止乘兩牡，故謂衷甸。大夫乘車兩馬，此雖乘中二馬，而車制則卿矣。見良夫之侈，紫衣，君服。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是在君

之所，惟有露裼衣耳。無露裘之時。今良夫為食熟之故，偏袒其裘，則并裘亦袒，是不敬。近君則解劍，此不釋，亦不敬。故以紫衣袒裘，帶劍為三罪。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

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椽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



乃還志父鞅別名蒯賸既得國背晉故鞅言恐晉君觀書之子墮子玉服禮服而禮之言已受國子之命必欲敵晉不須來致師鞅畏之而還時陳氏謀齊故駕怨於國氏

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鄆入般師出昆吾觀在占

昆吾氏之墟今開州城東有昆吾臺縣縣瓜初生也良夫喻已有小成大之功若瓜之初生使衛侯得國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殺之故自謂無辜胥彌赦衛筮史衛侯無道故卜人不以實告云不害反其邑而逃貞卜正卜夢之吉凶窺赤也魚勞則尾赤衡橫也方羊作彷徨不安意言衛侯將若此魚裔苗裔同也大國謂晉與衛同姓故云裔竇作箭六句皆繇詞晉果復入衛簡子憶叔向之言姑止竟如所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父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髡既入馬而示之璧曰活



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

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戎州衛邑山東曹縣有楚丘城

其地莊公惡其名因翦壞其邑聚又匠父役而不息石圃石惡從子衛卿請請免也青疾之弟與疾皆被殺已氏戎人姓髡去其髮呂姜莊公夫人髡髮也蒯瞶有國二年而殺於已氏起靈公子潞齊邑

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

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蒯瞶所逐輒歸國而復之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于

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韞而登席公怒辭

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設之是以不敢公愈

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

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

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

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

孫甥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

三匠父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

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

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太子

疾之宮譟以攻公鄆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

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  
 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  
 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鄆彌曰齊晉爭  
 我不可將適泠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  
 有君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  
 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  
 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  
 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  
 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揮在  
 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乃館諸外里遂

有寵使如越請師

輒得國七年而奔下敘奔故聲子名比亦蒯聩所逐古者臣見君解

鞮比否故怒疾足瘡設嘔吐不敢不敢解也辭之共  
 爲辭謝戰其手屈二指以中三指如戟形聞比聞也  
 乘與亥同載幸二恐死以得亡爲幸南氏子南之子  
 公孫彌牟論文子亥故知政者懿子公文要論翦夏  
 丁氏見前彌子名瑕期夏戊之子使匠父致怨如蒯  
 曠優俳優狡其名拳彌衛大夫使俳盟耻之比鞮  
 登席者彌牟喪邑者要失車者亥奪政者期得罪者  
 匠彌得入宮故因之鄆子士衛大夫彌僞爲公謀言  
 不可禦恐害公先君蒯曠也以免速奔故爲戎州所  
 殺欲令輒早去蒲近晉邑鄆齊晉界上邑冷近魯邑  
 城鉏近宋邑南近越鉤鉤牽也君謂句踐稱伯也  
 又欺輒言盜或在近請速行以避之已爲先發乃以  
 寶歸衛蓋輒不知彌之詐故皆爲其所賣支離陳名  
 揮爲輒閒因之侵衛故要請逐之彌牟不知乃曰無  
 罪要言揮貪妄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出南門必  
 請師皆揮之情而預料之如此難面逐故先遣其家  
 再宿曰信外里輒所在  
 請師以伐衛求入也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后庸宋樂  
蔑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復而虐少待之必  
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  
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  
於臯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臯如曰寡  
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  
蠻夷伐國國幾幾下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  
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  
納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  
人公曰期則爲此今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

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

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于越叔孫舒武

如后庸越大夫樂蔑宋司城子潞衛侯也睦民睦

師越師大敗衛大敗定子比之父憾比遂已而焚其

尸平莊陵名王孫齊王孫賈之子私私問之文子致

衆而兩問以觀衆心知衆惡公而悅已乃申令開門

登陴以守嚴設備以恐公使不敢入悼公蒯賸庶弟

公子黜也南氏即彌牟以城鉏賂越輒怒期而不得

加戮乃勅宮女困苦其姊期聘爲悼公聘告王告越

王又忿期而無所洩并殺其甥遷怒縱惡之極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

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

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

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

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

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

於何有此追記前事也子貢稱成公獻公事皆見本卷詩周頌言國無強唯在得人○嗚

禽獸夷狄於人異矣然於其父子孕字不相禍故各繁其類焉使皆崩殞輒疾則其類俱滅矣以文武康

叔武公之後也而有是不重可傷哉而國猶不亡者則聖賢遺烈之遠也若子貢之論抑其未矣其亦未

聞夫子正名之旨耶或疑夫子何以正名予謂崩殞欲殺南子出於羞忿與篡弒者亦稍殊科且靈公未

有廢命也何不可以有國乎設宜廢則輒豈獨得立乎若夫子為政當使輒以國讓父而身為太子耳崩

殞雖不仁受國於輒必不廢之而立疾矣其事甚順而子路以為迂何也夫以二賢猶尚爾則民彝固已

大民於斯世矣傷哉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五終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六

吳郡後學傅遜纂并註評

鄭

莊公克叔段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

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

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

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

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

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

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

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

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其是之謂乎。申申伯國。今為河南南陽縣。段出

河南輝縣。兒墮地能開目視者曰寤生。虢叔東虢君

今為河南陝州等縣。制汜水縣。恃制巖險而不脩德

鄭滅之。恐段亦然。故云云。然莊之意實忌段。恐居巖

險而難制也。已而順姜請使居京。因謂京城大叔。見

寵異於眾臣。京亦鄭邑。今為滎陽縣。亦虢地。有索

亭。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長三丈。高

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

百雉。三一。三分國城之一。中小。以次減。不度。不合法

度。早為所。即欲以計除之也。鄙。鄭邊邑。貳。兩屬也。呂

鄭大夫。字子封。言叔父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

公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廩延。鄭邑。今為河南延

津縣。見轉侵多也。厚。謂土地廣大。公言不義之人。不

為眾所親。暱。如墻之厚而無基。必崩完。城郭完。聚。人

民聚。繕。治也。步。曰卒。車。曰乘。啓。開也。鄭地。今為

河南鄆陵縣。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

制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

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出奔。潁水。源出河南登封縣。潁

谷。經鄭州。至襄城縣。為渚河。考叔典其封疆。稱封人

聞公母子之故。欲解而合之。肉。謂之羹。食而不啜。欲

以發問也。繫。語助。何謂。佯不知。設疑也。隧。若今延道

賦。賦詩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純。篤也。詩大雅。既醉篇

言孝子之心無窮。能以其孝而推廣于人。所謂錫爾

類。考叔以其愛母之心而感莊公之念母。故云然。冬十月。鄭共叔之亂。公孫

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

伐衛南鄙。滑共叔子。虢西虢國。二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莊公入許。

隱公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

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潁



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其況能

又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

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殺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鄭地今屬河南滎陽縣境今為許州太宮鄭祖廟古者出師授兵於廟公孫闕鄭大夫字子都與考叔爭車不勝至考叔以君旗登城射殺之輶車棘戟也達道方九軌傅附於城蚤弧君旗名顛墜而死瑕叔盈鄭大夫繼考叔登周徧也麾招也不共不敬禮許叔許莊公弟東徧東鄙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弟叔段餽粥屬獲公孫獲沒于地以壽終也禮加禮悔禍悔前禍之無寧寧也謁告也重昏曰媾降降心也潔齊以享謂之禋祀謂祀許之山川圍邊垂也太岳神農

之後堯四岳胤繼也自知身死而國亂如以許遺子孫則反為兵端故云云刑法也○莊公於此耿乎其心之良焉揣後嗣事又何明也而不為彌亂計何哉良由內釁已成復不能以義裁其私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疾闕射考叔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傳言其德刑俱廢

桓公十五年夏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

也莊公卒子突爭立國亂叔乘之以入公與齊侯因定之艾齊魯間艾山

莊公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

侵輕曰襲襲掩其不備

厲公篡國

隱公七年冬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

許之乃成昏以忽有王寵故



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

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媯陳姓鍼子陳大夫禮逆

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鍼子譏之

九年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

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

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

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

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

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

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突厲公名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耻退覆伏兵也逞快

也祝聃鄭大夫先為三部伏兵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誘之入伏中戎遇伏還走聃反逐之

戎前後及中三面受敵故曰衷後軍不繼故大奔殪死也見突於此已能兵

桓公六年夏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天子忽

帥帥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

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

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天子忽辭人

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

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

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

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大良少良，戎二帥名。甲首披甲

者首，熟曰饗。生曰餼。班次也。魯親班齊饋，則亦使戎齊矣。詩大雅文王言求福由己，非由人。善善其得是道，前文姜未昏魯，欲以之妻忽，今既歸魯，復欲以他女妻之，忽謂以師救齊而得昏，恐見怪於民，乃托父命以辭。鄭忽辭昏之言，義正而識明，蓋賢公子也。不幸遭不良人，以致不終，議者以此咎之，謬矣。且文姜淫亂，又可娶乎？

十年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

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

以周班後，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

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郎，魯地。今山東魚臺縣，不稱侵伐，而以戰為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勝敗。鄭王兵而序齊衛下者，以王爵次之也。見魯猶秉周禮。

十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

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

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

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

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祭仲名足初守祭之封疆今河南鄭州

有祭城三公子突慶儀其母皆有寵曼鄧姓雍氏姞姓宋大夫以女妻人曰女

十二年夏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文會于龜宋公辭平

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

長無信也句瀆之丘即穀丘在河南歸德州南境與

人不堪遂不平公為成之與宋盟會者三宋公貪甚

卒辭焉故與鄭盟而伐宋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

十三年春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

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脩好公後地

其戰故不書戰地脩好脩武父之好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

且脩曹之會子人即弟語也其後為子人氏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

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

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渠門鄭城門逵道九軌東郊鄭

宋城門為椽以辱之

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

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

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

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

蔡。六月乙亥，昭公入。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公愍其見殺，故載以出。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袤，謀伐

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櫟，鄭別都。今為河南鈞州。檀伯，鄭守櫟大夫。公與

宋衛陳會。袤，宋地。似今鳳陽府虹縣西境。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

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前謀弗克，故再伐。飲至，告於廟而飲至也。

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

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

惡已甚矣。亶，昭公弟。達，魯大夫。復，重也。伯，高。彌，字。本為昭公所惡，而復弑君，重為惡也。

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月

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轅高渠彌。祭仲途鄭子于陳而

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

免仲曰：信也。首止，衛地。師，陳師討鄭弑君也。渠彌不

弟子儀也。時人譏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亶為渠彌所立，宜其見除，故即然譏者之言，以明本意。

莊公十四年夏，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

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

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

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

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

矣，乃縊而死。

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洛誥火始燄燄。厥攸灼始微而終盛之意也。所忌者之

氣燄如此。故至于災。蓋厲公據櫟而有復國之勢。子儀所忌也。實由于子儀不自強正，使厲公有此氣燄。故云然。貳，二心也。上大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裏言納我之言。念，心附也。桓公鄭始受封君。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厲公自以先君鄭事子儀者為二。原繁謂子儀既主社稷，納已者乃二也。其義較正矣。八人，弟語其一。餘無考。

十六年秋，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闕。則強鉏，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子闕強鉏祭仲黨。斷足曰刑。公父定叔，叔段之孫。數滿於十，故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為良月。強鉏不能早  
避害。故君子譏之。

### 穆公之立

僖公十六年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

詳見齊桓一  
公之伯

二十四年秋。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

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

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鷓。翠鳥。聚其羽。以為冠。非法  
之服。衷。猶適也。詩。曹風。刺小

人在位。言彼人之德。不稱其服。又詩。小雅。取其自遺  
憂。夏書。禹謨。地平其化。天成其施。上下相稱為宜。

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初。鄭公子蘭出

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

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

之。

圍鄭。餘見晉秦交伐。  
甲父。宣多。鄭二大夫。

三十一年冬。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

瑕出奔楚。

瑕。文公子。洩  
駕。鄭大夫。

三十三年冬。楚令尹子上。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

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

夫人斂而葬之。鄆城之下。

桔柣。鄭城名。汪。池也。車覆  
於其中。獻。殺瑕以獻。夫人。

文公妻。鄆。故國。今為河南  
新鄭密二縣。密舊有鄆城。

宣公三年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

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僚。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媯耦。其子孫必蕃。媯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媯甥也。天

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因穆公之後盛於鄭。而追紀其始。見天所啓也。媯南燕姓。伯僚南燕祖。帝天命以蘭為之子。令人愛之。如蘭蓋以蘭之靈秀毓焉。後有蘭驗。子孫繁昌。徵蘭以蘭為徵。恐以賤故忘之也。鄭子子儀也。淫季父之妻曰報。南里鄭地。葉楚地。今為河南葉縣。石癸鄭大夫。言媯媯二姓宜為配耦。媯文從吉。其女為后稷元妃。而周興亢極也。太宮鄭祖廟。

靈公僖公之弑

宣公四年春。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



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黿如鼈而大，千歲能與人語。靈公，穆公子，名夷，宋字。

子公，子家名歸生，食指第二指也。弗與，使指動無驗。先，先公為難。譖，子公譖於公。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故書以首惡。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弑。稱臣者，書弑者之名。子良，穆公庶子，名去疾，堅，襄公名。穆氏，穆公之羣子。襄公欲盡逐之，以子良讓已，故獨舍。何為？何為獨留。

十年冬，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四年傳：以歸生權不足而書弑。今鄭人以弑君之罪歸歸生，夫權不足豈鄭人討之之意耶？何更不及子公也？此傳之外，謬有難辨者。

襄公二年秋七月，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  
論之子髡，頑立，是為僖公當國。攝君事為政卿也。司馬，主兵。

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七年 鄭僖公之為天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鄭。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成魯成公。子罕。子豐。皆穆公子。不禮。不敬禮。弒之由。又承其偽。赴而書之。皆不可解。

八年 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

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惡。出奔衛。辟。罪也。加罪以戮之。

西宮純門之難

襄公十年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詳見悼公復伯。秋七月。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

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

周猶不堪競。况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競。強競也。簡公

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士任其禍。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

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

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漁。司氏。堵氏。侯

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

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

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

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

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

衆而後定。也。諸侯之師，伐鄭牛首之師，黜滅損獲囚俘也。非禮過制，獻獻所獲也。洫，田畔溝也。子

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之田，故皆喪田。公子前子駟所殺子熙等之黨，西宮、公宮，子孔、公子嘉字。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尉止等五人皆士，以微故不書名。子西、公孫夏字，子駟子也。尸，臨父尸。子產、公孫僑字。子國子也。為門，置守門者。庀，備也。羣司，衆官。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載書盟而載之。書，位序使諸大夫各以職位為序，以聽執政之法，不得侵越。辟，法也。門，子卿之嫡子。弗順，子孔之命。故子孔命誅之。子產止使勿誅焚書，焚前載書，難以治。所欲為政也。焚於外。

欲使衆見之。子產相國之畧已見於此。

十五年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伐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子西三子貴用於鄭而父賊不討有傷厥心且非國體故以賂求之馬四十乘百六

十四師樂師也。茂慧皆其名。黑字子皙。良賢逸故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也。私小使相。相師者宋於鄰國之相自宜爲之討賊。俟得賂而歸之則無三子而有淫樂是以相博而互易也。故慧詭言無人以激之。宋子罕賢其言請歸之能徙義也。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于晉范氏。鄭人既誅女父畏狗因范氏作亂故奪歸其妻先絕之。鄭之謀也。

十八年冬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 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焉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

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子庚楚令尹，餘

見晉平楚康爭伯子蟠公孫蠆字伯有良霄字子張公孫黑肱字二子子展子西完保完城郭內保守也魚陵鄭地城上棘者將涉頰故於水邊權築小城為進退之備旃然水名費滑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信再宿也餘見晉平楚康爭伯

十九年秋，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

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

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

聽政，立子產為卿。守子孔自守。經書鄭殺以國討為文。子然子革之父。士子孔子良之

父宋子圭嬀皆鄭穆公妾亞次也相助也三室以先世相親凡事如一室故子良子革并及於難子革即鄭丹簡公猶幼故子展以大夫當國

### 子產相國

襄公二十二年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于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



戒不在富也。已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

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黑肱字伯張一字子張段其子字子石黜官減

其官職禮大夫時祭少牢盛祭太牢此四時祀以特羊三年盛祭以少牢為薄矣特一也殷盛也太牢牛

羊豕少牢羊豕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時鄭亂賢臣懼而自貶十二月鄭游

販將如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

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

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

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游販公孫蔓子

字子明館於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也良游販子大叔販弟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是類也故廢之復不討

專殺之人以抑強扶弱且令忘其怨不使昭播之

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

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

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

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

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

惑疾將死而憂也。晉逐欒盈而以程鄭代之使佐下軍揮字子羽降階自卑下也然明

殺蔑也階猶道也

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六月鄭子展子

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八月鄭子

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戎服異於朝服詳見晉平楚康爭伯十二月晉

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子產以然明之言驗，故知其賢，越過也。言所行不過其所思，有畔，言有則也。

二十六年春，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

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

禮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鄭蓋請之於王，以亦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宵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國

景子相齊侯。子展相鄭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衛侯，獻公也。復國而侵戚田，殺晉戍，故晉執之。齊鄭

如晉為之請也。詳見衛孫甯廢立。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止。七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僑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叔向，觀察子展言貌，而謂其居身儉，用心壹。子孫當久興於鄭。

二十七年秋，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入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

亦可乎？

趙孟自宋之盟還過鄭，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以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復辭君子，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第，箒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閔門限，使人趙孟自謂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召伯，諸侯之事，故推其君而不敢當。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曰：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故受之。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犬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也。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故趙孟云。有望。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享畢而咎伯有云。鄭伯未有無良。而誣之以公歌之。於眾為榮。寵於賓。因策其必速亡。稔年也。又賢其餘。而子展為最。印為次。

二十八年十二月。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迂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天咎。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不在朝。楚也。迂往也。承守。承先祖守其家。受其辜。言必大為鄭害。濟澤。言薄土。蘋藻。言賤菜。宗室。宗廟。言取蘋藻於阿澤。

使服蘭之女為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古者女將行嫁。就宗子之室。教之以四德。三月教成。設祭於宗子之廟。故云然。女珮蘭而馨。故曰季蘭。

二十九年五月。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子皮名虎。代父為卿。

六斛四斗曰鍾。餘見宋子罕之賢。十一月。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



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伯有執國

政故得使黑世行世爲行人裨諶鄭大夫幾何不能久也紓解也焉辟必歸之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世隆世所高奪魄喪其精神爲子產驅除戾定也

三十年春。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

伯有侈而悞。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

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駟氏子皙良氏伯有悞狼也夏四月。鄭

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駟良爭故盟鄭

伯微弱不能制其臣君臣詛盟故亂不已秋七月。鄭伯有耆酒。爲窟室而

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

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而朝。則又將使子皙

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

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

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

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

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

產祿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曰。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僕

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雞澤之  
 會鄭樂成奔楚遂適云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  
 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  
 為馬師窟室地室擊鐘借樂朝者家臣朝伯有者謂  
伯有為公整谷窟室布路分散也而朝伯有  
朝君也雍梁鄭地罕氏子皮駟氏子哲豐氏公孫段  
三家本同母兄弟故云同生伯有孤特又汰侈所以  
亡時人謂子哲直三家疆故勸子產就而助之子產  
言我於駟良豈偏有黨乎但禍難難量或能直能疆  
則難不生矣今三家未能故伯有方爭吾姑不違吾  
所志耳所謂執禮而中立也不及謀不與於國謀也  
印段子石從之義之也犬宮祖廟師之梁墓門皆鄭  
城門馬師頡子羽孫介甲也用襄庫之甲兵駟帶子  
西之子子哲之宗主皆召駟氏伯有召之也子產以  
兄弟恩等無所偏助復斂葬伯有以致致其情所謂  
成吾所也故子皮以為禮而怒夫攻之者羊肆市列  
也十城鄭地吉懼禍并及故不入子士駟帶也沈珪

於河為信也復歸吉復歸伯有既出絕位故不稱大  
 夫子蟜卒在十九年會葬事揮子羽禪寵鄭大夫揮  
 指莠喻伯有以其侈又宜亡故云猶在歲星十二月  
 年而一週天降婁奎婁也歲星時在其度周七月夏  
 五月降婁中而天明竈指之言伯有猶可終此一週  
 之期而歲星至期反不及此次至伯有之亡適一週  
 矣而歲星乃在姬訾不及降婁之次姬訾營室東壁  
 蓋二十八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  
 星停在玄枵二年越一年方及如竈言僕展伯有黨  
 羽頡馬師頡也任晉邑樂成亦鄭叛臣二臣欲害宗  
 國宋盟約弭兵故趙孟冬十月鄭子皮授子產政辭  
 不可鉏子罕子代羽頡  
 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  
 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子產  
 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  
 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

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  
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  
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  
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  
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  
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  
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  
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

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

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

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子皮

有知政以子產賢讓之偏近大國無小言在政紀也  
乃寬為大國所恤也伯石公孫段字有事使之而恐  
其不順故賂以邑大叔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  
獨賂之子產言人不能無欲得所欲以成其事則其  
成功在我且邑固在國也大叔又恐為四鄰所議又  
言此共以和順何尤之有鄭書鄭國史書言先和大  
族而後國家安待歸要其成也辭而卒與信有終也  
惡惡其飾詐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以國奢故示之  
以禮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  
不相踰封疆也血溝也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為  
保大人為卿大夫豐卷子張也田獵也一殺為鮮國  
君用以供祭故必田眾臣止取於給備故不須田徵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役召兵欲攻子產請請不沒於公復復其位入所收也。褚衣之橐奢侈者畏法橐而藏之。並畔為疇殖生也。嗣。續也。

三十一年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

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

詳見晉楚為成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

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

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

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

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

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

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

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

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

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

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文子名佗以勞辭用郊勞之辭入聘報印段客謂文子詩犬雅

引詩以喻鄭有禮必無患因跡子產行事以明文子之言美貌美秀才秀文有文彩謀國則否才性之蔽

子產順其偏而用之不遺善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

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

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產初政

未協有遊于校議其得失者然明欲毀校以息之子產言為忠善則怨謗自息損猶息也遽即也道通也藥為已藥石也仲尼以仁歸子產計其年於此應十歲蓋長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器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

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為邑為邑大夫少年少傷自傷也。不足智慮不足謀其家也。貫習也。我自言也。以庇庇吾身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功。

昭公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墀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介副也。入館就客舍。鄭知



楚懷詐故惡之外城外衆逆以兵入逆婦請墜請於城外除地為墀行昏禮豐氏公孫段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蒙欺蔽也告廟而來不得成禮于女氏之廟為欺先君大臣稱老不得列懼辱命而黜退子羽言已失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懼壅而不行館人屬言為往來行李之所供祧廟之兆域即廟也垂橐示無

○夏四月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



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徐吾

大夫楚字子南黑字子皙皆穆公孫禽馬也強納之

夫丈夫以其武勇也一云以先聘已故為夫衝交道也直鈞以先聘為子南直用戈為子皙直是均也子

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而歸罪於卑者奸犯也奸國紀謂傷人忌畏也大叔游

楚之兄子亢蔽也蔡放也鄭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

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

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閨門鄭

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子產數子哲罪稱薰隧

盟也自欲同於六卿故曰七子以其強討之恐致亂

故弗討秋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叔向問焉向出

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

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向問事

諸侯幾何言

不父將敗也

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

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

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

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

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

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

春秋左傳卷之六

卷之六

三十一

鄭僑辭

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綏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游氏，犬叔族，傷故欲去之。駟氏，黑之族，以黑好亂，恐并及，故欲殺之。遽，驛騎，以車曰傳，以馬曰遽。乘遽欲速至也。印，黑之子，褚師市官。周氏，衢道名。陳其尸，書罪於木，以加尸上。四年九月，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此古法也。子產作之者，必更有所增益。如魯作丘甲之類，死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蠆尾有毒，喻子產重賦毒民。詩：逸詩，遷移也。子寬名渾罕，涼薄取也。列，列於國。蔡，偪楚。曹，滕偪宋。鄭，偪晉。楚，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也。

五年春，鄭罕虎如齊，娶于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娶，自為娶。子尾，公孫董字，用善人，謂授政子產也。



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  
 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  
 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  
 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  
 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  
 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  
 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  
 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

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  
 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  
 式刑文王之德曰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  
 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  
 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  
 命敢忘大惠鄭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與子產雖異國臣而心契道一故遺書諫  
之虞度也准度之以為己法一云虞畏也敬憚之意以制謂臨事裁其輕重之宜不豫立法辟法也法豫立則民知爭端閑防糾舉行施守執奉養也從從教淫放也忠誠其心聳動也行善行務時所急和說以

使民也。臨居其上。泣措之事。剛以義斷恩也。上王公官。卿大夫。不忌上。謂權移於法。不畏上也。皆因危文以生爭。徵據也。據於刑書。緣微幸以成其巧。偽弗可為治。考三代之亂。皆作刑書。不能議事以制。謗政。即作丘賦。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詩周頌言則文王之德。有安靖四方之功。刑則也。又詩大雅言以文王為儀。則天下信而從之。又何刑為乎。信也。雖末喻細微也。多制數立法也。大惠以箴戒為惠也。○叔向之言。誠知要矣。然三代之下。則法不可一日無也。子產德焉。而不從。其亦是故乎。若云國將亡。必多制者。信夫。信夫。

七年夏四月。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鯀于羽山。其神化為

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

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

之二方鼎。熊獸似豕。見于晉侯夢。以子產博物。因來聘。問之。私焉。私語也。望。晉所望山川。皆走

往祈禱。羽山。今淮安府贛榆縣。有羽山。舜殛鯀處。有羽潭。鯀化黃熊。處夏家郊祀之。歷商周三代。亦通

在羣神之數。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羣神。夏郊。鯀也。間。差也。方鼎。莒所貢。○鄭人相驚

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

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

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

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

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

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  
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  
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  
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  
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  
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  
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  
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  
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介甲也。駟帶助子皙殺伯

有公孫段。豐氏黨。故伯有為崇殺之。洩子孔子良止。伯有子皆立為大夫。使有宗廟為之歸也。子孔不為厲。亦立後。故大叔疑之。子產以伯有無義。徒以妖鬼而立之。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圖以此解說民心。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反其常度。以求媚於民。蓋以心說而後信之也。景子晉中軍佐趙成。魄陰精形之靈也。既生魄。內有陽氣為魂。物權勢也。精爽英靈也。精能神。爽故明。強死不得其死。腆厚也。蕞小貌。子良穆公子。生子耳。子耳生伯有。伯有既戮死。其族猶大。所馮者貴重。傳言子產之博敏。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魍。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

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  
敏也使從嬖大夫前馬師頡奔公孫鉏代之故稱馬師氏與子皮同族月此年二月罕  
朔鉏之子罕雖子皮弟卿從大夫位謂以禮去者降位一等以罪降謂從其罪之輕重為降之多寡大夫位馬師職也從嬖大夫使降一等不以其罪為子產故

十年秋七月晉平公卒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  
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  
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  
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  
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

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  
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  
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  
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  
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  
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子皮罕虎也幣見新君之贄子產言  
幣必不用而徒費載幣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眾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用以給之千人之費國不可數  
晉果以禮拒又用幣盡皆如子產言故子皮悔之言知之難在於行夫子知之而我不能行則其知為徒  
此我之不足非夫子之咎也畢送葬禮畢斬焉哀痛之深如斬絕也書大甲篇

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葬除除葬道游氏大叔族用毀廟具乃曰下二句。大叔教毀廟者之辭。子產果不忍毀其廟，使避之。迂道以避其廟也。又因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君舊墓，故掌公墓大夫之室有當其葬道者，崩掩土。子大叔欲直其道速葬，無久留賓。子產不忍傷民，迂道緩葬，賓亦無傷。傳以禮美之。

十三年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子產爭承。自曰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

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

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

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承

賦之次。子產以鄭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故爭之。必直而後已。詳見晉失諸侯。子皮深知子產賢，以政讓，故死而哭之哀已止也。無為無緣也。詩小雅言樂與君子為治，乃邦家之基，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齊無管仲，則不伯。鄭無子產，則不國。宋澶淵之役，無寇萊公，則天下分。然管仲之舉也，以鮑叔子產之任也，以子皮。萊公之相也，以畢文簡公。三子之才，世恒有而鮑罕。文簡不恒有也，可勝悼哉。

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

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脰歸脰。其祭在廟。已有

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與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



春秋左傳卷之六  
三十一  
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今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其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賈諸賈人。旣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

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凶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今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齋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

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擇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孔張之孫執政，掌位列者，禦拒也。縣樂肆，富子。鄭大夫以孔張之見笑為取陵之具，諫子產，子產怒之，表當也。類作類不平也，故縱也。紛亂也，不聽謂不從上命。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嘗執鄭國政，卿得自立廟，故曰祀於家。祿，祿邑。賦，軍賦。軍出，卿賦百乘，職有所主。受賑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賑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

社之戒，祭祭在廟，謂助君祭也。言僻邪者應加以刑，豈以一事一人上累執政，則國體不肅耶？或以子孔亂臣之後，故不告戒而外之耶？玉環同工共樸，自共為雙偷薄也。鄙邑不復成國也。失位失國，君之列銳細也。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與商人俱，故云皆出庸次，比耦用次序，相比耦耕，強賈強市，其物藝法也。成，就也。二罪謂失諸侯鄙，鄭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以子產之才知而相小國，屈服盟主，恒不平於心，故每遇事而發其英氣，可想見也。鄭志：鄭國所誌，子蠡，子皮之子，名嬰齊，野有蔓草詩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善其幼而能賦，望其能繼父賢也。羔裘言鄭以別於唐羔裘，子產取其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司直，邦之彥兮，以美韓子，韓子謙已不堪，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大叔欲宣子恤鄭，否將他適，宣子言已在，必能安靖之，不使之適他人也。拜謝之也，其言嫌若，有二心，故宣子更是之，又人情相與，翫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用能終于好。子游，駟帶之子，名偃，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乎不夷，子旗，公孫段之子。

名豐施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也子柳印段之子名癸擇兮詩取其倡子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之也庶庶幾於興六詩皆鄭風故云不出鄭志昵親也皆以示親好之意我將詩周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畏懼天威藉手以玉馬藉手拜謝。按六詩自羔裘而外先儒皆謂淫風如果則五卿之刺繆已甚宣子豈以為賢鄭其不國矣考古註皆自有說不及載

十九年 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上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

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駟偃字子游弱幼小子瑕偃叔父名駟乞憎憎子瑕舍子立叔不順禮也許之為違禮止之為違眾故中立聳懼也不天不獲天福也疫死曰札病曰瘥短折曰夭狂惑曰昏族於謀謀於族也長親分長而且親也剝亂何知言天自欲亂駟氏非國所知吾國且不知鄰國之大夫何得專制且辭幣拒之深也報使答其禮也。子產辭晉問其氣壯矣蓋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若黜乞立絲之為順  
乎而并免其問也

二十年十二月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  
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  
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  
盜取人於荏苒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  
此興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  
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  
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  
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

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  
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不剛不  
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子產死賢莫如大叔故知必  
代已寬難難以治也荏苒澤  
名於澤中劫人詩大雅汔其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  
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詭隨  
無正心之人不可從也謹戒勅也無良不良人也式  
用湯止慘會也言為寇虐曾不畏明法者亦當用猛  
政糾治之能柔遠邇則王室定是和也詩商頌言  
湯政得其中平競強也絀緩也優優和也適聚也  
定公八年冬鄭駟歛嗣子大叔為政  
歛駟乞子字子  
然大叔死嗣之  
九年春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  
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鄭駟歛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

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於竹簡故名竹刑加益也弃其邪不責其邪也詩邶風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訓之所執又詩鄘風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能以一善存身詩召南召伯決訟於蔽芾甘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深咎駟歛之殺鄧析為不忠也。自子產而後相鄭者益劣矣

### 滅許

成公三年夏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自莊公入許以

後雖復國向事鄭至此恃楚而不事故伐之

四年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疆田正前所侵田之疆展陂許地田許田

五年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詳見晉楚爭伯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

子入其郭許人平以叔申之封之前申疆許田許人敗不得定其封疆此

許以其所封田求和于鄭

十五年十一月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

公子申遷許于葉葉今河南南葉縣本古應國

襄公十六年春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

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蟠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欲叛楚，故請遷。復不可，故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行。

二十六年秋，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忿鄭伯獨親行，故必欲報之。不及出楚師，卒於楚。冬十月，楚

子伐鄭。詳見晉楚為成。

昭公九年二月，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城父，直隸毫縣，有城父城。

十三年，平王即位，復之。

十八年秋，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于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

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

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

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不專

楚不專心事楚，有令政。子產相鄭，故先許遷而鄭得其地，故云乃余之舊國。鄭滅許而復存之，故曰我之俘邑。蔽障蔽也，易輕也，不可小。謂鄭也。白羽，今河南內鄉縣。

十九年夏，許悼公瘡。五月戊辰，飲犬子止之藥，卒。犬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

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故不可苟用。必嘗試其善而後可。不然，舍之可也。譏止不慎藥，物所以加弑君之名。



春秋左傳卷之十六  
定公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敗吳入郢也

高克曼滿石制駟秦之敗

閔公二年冬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

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高克鄭大夫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而不召清人詩鄭風刺文公退臣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宣公六年冬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

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之離三三弗

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曼滿伯廖皆鄭大夫離下震上豐上六變而爲離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

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

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夏晉師救鄭餘見楚莊王之伯是役

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

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

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石制

字子服魚臣字僕叔皆鄭臣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歸乎蓋歸於怙人之亂以要利者

哀公五年冬十月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

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

于位民之攸斲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

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子思子產之子國參也詩太雅攸所斲自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春秋左傳屬事  
卷之十六  
差濫。淫。皇。暇也。言駟秦  
違詩與商頌故受禍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六

春秋左傳屬事卷之十六 終



